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五

聖湖　高汝栻　輯　淮南　李長科　閱
高　亍代
顧宗　校

深中情事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遼東都御史李化龍疏倭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紿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暨連諭燕將討賜封使已發竟不從

妙着不用可惜

四川都御史邢玠奏傳至蜀察永寧酉陽暨馬千斛皆應龍姻婭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伏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撤應龍會水西安臣蠻請助與

禍首之亟反
寔由奸
肯激成之

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貰罪疆臣奉札至播招龍謂聽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而早爲計當是時七姓唯恐龍出得除罪兩四方亡命閼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爲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使諭應龍所問狀且檄綦江烏江兵諭秦民勿擾龍自是有悔心矣

二月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張位吏部侍郎劉元震充考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選擇尚主子弟三人入見　上親以其名呈皇太后置金瓶中焚香祝天取其一選　上郎時以緋袍覆之送入春曹其兩人者賜

表龍所畏甚在綦民

金綺羅出送順天府庠○廣東道御史祝上進參大學
士趙志皐袁起昏瞶伴食模稜乞聽速去不則返照之
曜無多攝魄之待且至必待輿屍以歸不獲首丘之願
悲哉　上以新進姑罰俸六月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
有差○重慶府知府王士琦奉總督檄請綦江縣趙激
龍安穩聽勘士琦屬綦江令及經歷等往宣諭應龍使
弟光龍至安穩治郵傳儲偫郊迎叩頭致餉資饌犨如
禮曰應龍久耕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以安
穩多綦民也彼君幸枉車騎臨況松坎敝布腹心綦江

應龍如此盡服似亦小心惟謹妄其終不悛也豈邊吏之生事耶

令具違其言于士琦、士琦即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造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廷中、士琦爲請總督委兩贊畫詣安穩應龍囚服郊迎蕭伏稱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爽法得許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其文罔專事東方天子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以覇州副使蔡可賢兵備薊嵐經畧互市、俺苔素傑黠毋臨市場邀邊臣出覲懦者率憚行輒多予金繒以免可賢慨然日國家方鞭笞四夷而

如此然後見中國有人

示人以怯不武虜既輸欵稱外臣而遂其詐不信徒令虜得要挾而輕中國非筭也乃令軍吏前阿策馬入其帳中叙賓主禮虜大喜且服其威畧竟市一無所求取歳省費無筭可賢又作塞下曲勒石市塲制府聞而壯之以爲有汾陽單騎見虜風焉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潘季馴季馴當 世宗朝即副工部尚書朱衡治河有功及至是四受簡命與河終始及復故官四上疏乞休 上難其代固留之踰年稱病篤始得請慨然歎曰去而令代者無儀按集見奇師吾意不易吾法即漕渠可無大患後徐州守開堤引水

水侵不得洩言者遂謂河故道不可用宜更鑿渠碭山出于房山下仍徙鎮口閘毋令通河易闕又謂淮水濕漲浸泗州　祖陵以高堰故宜破堰以洩水或又言二洪淺匯宜濬之使深河身日益高宜抑之使卑異議滋起而譴及之矣李騏烏城人○削總理河道太子少保舒應龍職爲民降工科都給事中劉弘寶爲馬邑典史甫京工科給事中陳洪烈爲廣東惠來縣典史先是直隸巡按牛應元奏言　祖陵水患日深奉　旨選老成風力科臣會同總督河漕及各御史從長計議作速隨宜踈洩以安　陵寢毋得偏執私見談循人情至是御史

遼酋哈赤
[illegible]患之始

攝應科論勘河受賄者陳洪烈劉弘寶彭聽參 上曰河工桃源多年廢費內帑不下百十餘萬工程再無堅久完報反滋浸沒之患總督河漕等官故意遷延希圖糜費大家浸漁故降弘寶等而削應龍之職并追究贓季馴等○總督侍郎張國彥奏奴兒哈赤身率三十二酋保塞有功且鈐束建州毛憐等衛得陞都督 上命陞為龍虎將軍○降吏科都給事中楊東明三級調極邊邊方奉戶科給事中鄒廷彥俸一年 時東明參都御史沈孝思而廷彥繼之 上以東明主使教唆故降東明而罰廷彥○京師地震有 詔勅臣工痛加修省

高汝栻曰火災疊見地震滸關震于霍州連震于京師及昌平通州而雨雹又見告矣是時講筵久虛將就勿繼經祀屢攝精誠勿達龍樓問寢溫凊或缺封事踈于批答而宮闈遠隔端拱倦于延對而啓沃罔聞骨鯁數罪次而緘默易瘀民譽揄夫而賜環無日寢興無常而夜氣清明或梏喜怒失平而使令摧殘大甚恆舞酣歌慾而瓊林太庾弗戒凡此皆足干和召災而僕僕瀆文故事也哉。

永寧土婦奢世續上書曰臣不天白僕再世而危我也請以白就吏贖兒死先是奢效忠有二妾世統世續統生于崇社嗣職死續子崇周當嗣而幼統與僕沙卜通不肯立周兩婦治兵相攻五年崇周爲諸生竟得嗣職從討楊應龍戰力甚有功卜于白以蠱飲毒周死故續爲之請○勳衛李宗城、奉使往日本所經行之營在

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儀智夜飾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儀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併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誑其左右曰倭三三兩兩躡足附耳似有變宗城惧棄璽書夜逃北朋失路自縊于樹副使楊方亨檄聞于朝臣譁閧然督撫直指皆言倭情未常有變正使自為奸人誤耳乃改方亨為正惟敬為副立限渡海○戶部郎中楊應宿行人高攀龍上疏爭辦是非臧否人材有旨部院該科會議二臣疏中在位去位者不下三十餘人而部勸止及應宿攀龍

東林名目由此而分至天啓末年而兩黨熾矣

劉四科、顧憲成、李宜春而已、東林名目由此而分、應宿降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降揭陽縣典史、顧憲成爲民

〇直隷巡按趙文炳疏彈銓司蔣時馨贓証甚明、亟宜罷斥、時巳奉旨着九卿科道會勘、而時馨伏岀疏辨、波及京營都御史沈思孝、浙江叅政丁此呂事、 上以强辨瀆擾、黜之爲民、而思孝與孫丕揚成水火矣、思孝請此呂建言立功、不宜被察、丕揚謂此呂貪婪贓跡豈得以建言輕恕、并以此呂訪單一十四紙、隨本進呈、 上命逮此呂下獄訊問、丕揚稱疾乞歸、 上溫旨留之、

于愼行曰、丕楊濟諸品也、平生建樹表儀、取信海內及掌天曹、甚副人望、而一二擧動、頗失大體、如以訪

罪揭帖按丁此呂之贓罷免其官此未爲過及見丁
叢交攻急于自白遂將原開揭帖進呈 御覽以明
不妄而揭帖所開贓至數萬致激 聖怒丁適戍江
右之士羣然交攻而孫不能安其位矣以揭帖察吏
已失公平至將私揭呈覽尤非體例且揭中贓至數
萬如果得實豈止罷官是自實其縱也
杖按丞楊爲大理寺卿 不附江陵回籍出京時單
騎一騾行禮蕭然不愠不怍居然有大臣風及還坐
某知府與按院迎合權奸必坐丞楊以贓知府捏其
受幣數端當以重譴而投文之吏路爲虎所啗及燕
得狀再申丞楊罷而江陵去矣此其人甚足爲重但
其與選慮內人請托辭于從遣大選外官立爲掣籤
法宮中相傳以爲至公小民亦翕然稱頌至今尚匱
行其法而君子以爲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却而
不似以爲一吏足矣奈何銜鑑之地自處于一吏之
職而無所秉成亦甚陋矣
降河南道御史馬經綸工科都給事林熙春三級調外
任時籍沒張誠霍文炳之產言官逄 聖怒而譴者一

時三十四人、故事分疏申救、輪該刑科侯廷佩首列職銜、廷佩畏不置名、斯時　聖怒不測、先旨止于調外任、而大學士陳于陛疏救、遂降雜職、吏部孫丕揚又救、竟爲民矣、諸臣陛辭、青衣小帽、絕無一人敢用一馬一遞夫者、長安青瑣蘭台、幾于晝閉、于是馬經綸、林熙春抗疏請收容言官、悉遭貶斥、而直聲亦大著、先是廷佩之忝張誠也、　上惡之、旨曰、何先無一吠之忠、及經綸被斥、京師爲之諺曰、侯吠不如犬、犬吠馬鳴、爭似鳳鳴、則其瓔嬖益可知已、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下廣東道御史曹學程于理、

東封之局本兵欲僥倖于急戢公論大譁逃激 聖怒欲重創以止譁而責侍御危矣

東封之使久稽覲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騾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紈袴子詠親從言倭叵測乘夜縋死于是廷臣請罷封而學程言尤懇 上責其抗違下之于獄○三月初九日夜乾清坤寧二宮災下詔自責布告臣民詹事余繼登上疏引劉向不學道厭妖火焚宮疏入不報○大學士陳于陛卒于官贈太保謚文憲于陛訃聞上命 皇長子曰陳閣老侍若講讀若宜卹其喪乃遣中官致金帛此國朝所未有也

按陸文裕公、本朝父子取高第者、自陳王氏創外、雖成都之博雅、未免不理于口、獨陸一人皆屈特在翰屏、不久、惜哉

起禮部尚沈鯉、大學士入閣辦事。○命御史陳遇文高舉嚴勘總督蹇達為賄皆誣、惟債帥吳維忠一事自有坐吏部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衷貞吉後奏蹇達趙智能扞情慷棠怨咨、極身無二請、俟終制召用。報可。○楊應龍劈餘慶土吏毛承雲棺、磔其屍。已又掠大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堂二司、遍及與隆偏鎮都匀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熹一家。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每念五姓七司、奴輩害我、必盡力刀

猶釋忿而次子可棟贊于獄者又死則益心痛分遣吏目置關梜陰偺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數奏民劫掠屯堡無虞日厚撫諸苗用以推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諸苗願爲出死力

八月吏部左侍郎趙用賢卒　贈禮部尚書賢生平慷慨激烈剛方勁直被杖歸江陵怒未解海內將具大獄因遘會得免後起家禮部疏建儲疏宥言官李沂疏劾中官張鯨侃侃丰裁且夕將入相會監生吳鎭訐奏遂有中傷者亦有暴白者昌言滿庭甚有掛冠去者賢稱疾疏十上得允至家嘔血數升死　崇禎元年贈少保

議謚加師。九月大學士沈鯉陛見具疏言感恩圖報望　上以言圖治又極礦稅之害　上褒答當長至節鯉請宮門稱賀　上使大璫矩宴之禪及關礦事鯉言毀山川靈氣傷陵脈關係聖躬與　聖子神孫不細將上巳使小璫偵輔臣何言已又問矩以實對上領之其後卒罷礦。十一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島撤酋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禮畢款使者備至朝鮮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變臣李德馨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爲賀秀吉告惟敬曰吾不忍二子三大臣三都入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

後封使大稽至欲婿上以珍珠粮絨又防東廠官滴言百計鑽錢是施耳倫鈴之計匝

以甲官徵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吉曰、令留石曼子兵于彼、候奏聞天子處分、然後撤還、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留使于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通謝恩、其一通乞聖天子處分日本、朝鮮、兩國是非、衆皆以爲飾說、後皆敗露云、○山西巡撫魏允貞懇停開礦之役○○○○

董其昌曰、歷代理財之臣、無及礦場者。書稱大禹任土作貢。惟金三品。而宋臣劉彤曰、古費多而有餘。今用少而不足者。乃古取山澤、而今取諸民也。豈即礦頗耶。此疏請先開一方以試。蓋開亦不過一二月即止。

給事中戴士衡、奏言內監陳增、招權橫行、漸不可長、乞

賜杜絶以過將來不報○河決黃堌口有言宜塞者有言不必塞者議濬泇河以濟徐邳運道砌歸仁堤植蔭陵寢以都御史楊一魁總督之一魁即請緊要水司官行久任之法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正月雷火焚長陵明樓亟食諸陵松栢大雨水逆行神路石橋及諸邊墻台榻損者過半○戊政尚書蹇達上疏自免以謝災異并乞太僕十萬金通倉米十萬石以賑罷礦稅釋累囚賜環諸臣以言責官守得罪去者又奏工部道薊昌遼保餉金八十餘萬兩部既匱乏兵又不能束手就斃請發內帑濟之不

苗既非我族類難以法繩若不繩以法則又有出押之慮則國家之勢苗如養驕子也難爲政矣

照磨卑官獲印暫奉也而執敢以難安地方保全物命爲念以

報○湖廣苗變湖廣寶慶府步城縣楚之西南絕徼控五洞六寨之阨戶苗夷環繞僅西北通武岡一路縣所居不甚輻輳大都苗居十九民居十一地產之利苗獲十九有餘民得十一不足賦稅則民又十倍于苗雖苗之戶口田糧載于冊狀同歸天府然苗田從來免其淸丈糧米惟任自辦苗崗之外逼近廣西古田天水一帶皆散苗盤踞出沒爲祟知縣元其進崗丈田崗苗雷晟聽等糾黨阻丈厲詞惡聲深受窘辱體統掃地後發印照磨楊蕃祚條議撫苗方畧順其土俗治開化諸奸取苗之傲驁者稍懲之以定一方之變知縣改官去后兩

視元今何加

錫封豐臣平秀吉小臣飛赤關豐臣行長豐臣家康等總羅也

石司馬蘇紬敬之術祝借款息兵難緩固而堅于持謀遠促通圖之言殆主潰裂而身亦隨之可惜

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渡海倭于大阪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禮又徵所以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等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呈 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縫罪發奉

經略外又添一經略

旨勘如律○以兵部尚書邢玠總督薊遼改麻貴爲備倭大將軍經理朝鮮僉都御史楊鎬駐天津以申警備

許重熙曰先是總督孫鑛別令其下葉靖國致禮清正約役行長付封與清正成功爲清正所尼孫鑛沮

乃欲壞破封事。與石星相訐。刑部尚書蕭大亨欲代
星位。撓其功。張位在內閣。必欲以武功表異。于是科
道爭論星等辱國就逆。孫鑛亦
罷職。遂以邢玠爲總督云。
皇極三殿災。下詔戒勵羣臣。并下罪己詔于天下。庶吉
士劉綱上疏。謂天災重見。譴告可虞。語侵趙志皐。學院
侍郎曾朝節。謂其詘及首輔。以考察鐫秩。劉竟恚死。
董其昌曰。應詔陳言。卽皆及乘輿。不顧况比肩事主
者乎。庶常無言責。以忠憤抒此危言。至沒身可惜。
御史況上進。給事中楊應文各疏言。建昌採木之害。人
夫度瀘觸瘴死者遍野。吏胥假公行私。以涉扳爲奇貨。
○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緬兇入犯遼陽塞。副
總兵李如梅與戰。身被十餘矢。僅却之。○經略朝鮮邢

玠至遼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害水桀朝鮮地圖是以決意用兵然麻貴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閑水戰是以請募土漢浙川兵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兵劉綎督川兵聽勦貴密報候宣大兵至先取釜山則行長倚清正走玠以為奇着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刑部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言織造採木開礦皇店之害時戶科程紹亦言開礦事變多端凡三四上俱不報○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屯田因山鼓鑄以資軍興又言招訓

示朝鮮朝鮮恐

朝吞併以地土嶢嶠爲辭議遂寢○吏部尙書陸光祖
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光祖見儲議未定巨璫張鯨懷
二心因與耿定力合疏斥鯨不法狀復故給事中李沂
復疏請建儲誅鯨以明示天下光祖貌不中人而癯復
不脩飾邊幅取與一介不苟聲吐洪亮雙眸烱烱
上嘗呼爲着破靴郎中後請諡于朝科臣趙璧循以前
推閣臣事爲疑然輿論難違遂得諡焉光祖加興人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安嶺放
丸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巳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
熊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經畧檄楊元就其

營執之縛王貴管玠以楊元運用如神令守南原

倭奪梁山占三浪遂入慶州倭陷閑山夜襲漆川島統制

元均風靡遂失閑山要害○閑山島在朝鮮西海口

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

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甫抵旅順經略檄且哨

且行赴援閑山恊守閑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

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倭圍南原守將楊元聞倭至

驚赴帳中乘城跣足而遁城破而州民爭竄夷城去倭

聞惟敬被執盛兵西下清正圍南原破之遼人衝揚元

西奔玠時在遼陽大驚麻貴請于玠欲弃王京退守鴨

綠江海防使蕭應宮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賞止之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問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無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元徬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在即退矣因請使李大諫于長行馮仲纓于清正玠從之○議降順天副主考焦竑是年鄉試所取士多用老莊語文覺有僻中式者華黜停科有差因併坐謫考焦竑○總督邢玠徵兵皆會上發帑金犒軍併賜玠上方劍便宜用事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兼按遼東玠因請發臨清德州倉米堆放天

津艘船運入軍中○下兵部尚書石星于法司併奸人
沈惟敬等俱坐大辟
九月倭至淡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
兵有乖静侯處分之實行長正成亦尤清正輕舉不進
王京而退貞明返至中途爲人所刺死麻貴遂報青山
稷山大捷應宮具揭上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山稷
山並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銜怒遂劾應宮惟怯不親押
解惟敬並逃○繆累邢玠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援清
正麻貴遣黄應暘賄清正約和而率大兵奄至其營令
陳寅攻山寨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所拔兩壘

未見倭來聞其警遂策馬而奔何怔忪也主將如是何以令衆

鎬之作用如此淸朝當日不知指與日何以樂其經畧遂使斷

淸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至其第三重柵，壘垂拔，楊鎬猝令茅國器穪割倭級，國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收兵。詰朝如梅至，攻之不拔，朝鮮臣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遂潰。淸正縱兵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貲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邢玠露布言蔚山大捷。諸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餘，鎬大怒，駁正，止稱百十人。贊畫丁應泰聞蔚山之敗，懷悔詣鎬問後計，鎬示以內閣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怒，騐進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

附勢煽禍、飾敗張功、及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鎬駁改陣亡兵馬、捲冊封進。　上覽之震怒、欲付之法、內閣趙志皐力救題、已鎬止聽勘、因遣給事徐觀瀾查勘東征軍務、　上怒張位以其密揭薦鎬、削其籍為民。○山西巡撫魏允貞奏言、巨璫出領礦稅、為民蠹齒、窮斧而礦璫、為甚璫亦反噬、以激上怒、允貞又上書言、朝政得失、譏切宰臣、不能輔導、挽使刑餘之人播惡。　上切責之。○楊應龍歸合江、索其仇袁子升、詎撫下獄割之。○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楊鎬經理遼左。○降翰林院脩撰焦竑為福寧州同知。

[illegible]固先生[illegible]蹤隆而[illegible]自旅矣何必以位爲榮

紘以文行爲士林祭酒二十餘年年望六始魁天下其文羅絡經史貫穿百家與之處如遊瑯林武庫是年主順天試雖以取士決裂文體爲言者所糾然寔由于元子出閣定講官六人紘與焉將因太倉有言宜勸一書進覽紘遂纂三上三多三不惑并參正圖說未上講官不說紘亦寢不復理後陳矩至適于案頭取去數部達上請老大恚謂由他途進圖大拜又刑部侍郎呂坤纂閨範一書亦序于紘紘有數帙置案皇貴妃弟鄭國太見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遂以此謫官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正月起工部尚書溫純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東征失利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精講海運爲持久計○經畧邢玠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勦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師以

董一元代、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禮部侍郎曾朝節充主試官取顧起元等三百人○逆雲南都御史陳用賓下于理阿克者其先武定酋也郡守失諸夷心遂謀爲亂守逃至會城委其印于藩司克隨以兵聲言武定故我土也予我印則罷兵不則且虜而郭人情洶洶多謀應賊自鎮城而下皆惴懼請于用賓用賓曰姑予印遂以武定印予之而兵退用賓反以捷聞謂斬首四千四百級俘獲一千三百人零星搶饑者不討用賓撫滇巳十六年至是言官論受賄通夷阿克尚不知下落武

定邛何在明是殺良民以希功科臣段然謂周府獲金至京打點入其珍玩者許以票擬始敢上疏　旨下止于奪俸後言者益多遂以喪師失地逮而下之于獄三月廷試賜進士趙秉忠邵景堯顧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河南巡撫曾如春奏言河南逆黨豎旗倡亂驚駭地方奸民仗世身勾領異端張掛黃榜上書起首先奪陳州後奪汴城疏入不報○吏部尚書陳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有年爲銓郎時以成國封王事與吏部侍郎王篆不合即乞休客有以硜硜難者曰小臣與大臣異大臣忍小就大小臣不得其職則去吾愛吾硜

硜矣及爲冢宰與當途枘鑿復疏歸識之者曰既爲大臣何不能忍小也豈其硜硜者始終一致乎有年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如此而已矣憶謹爲介也宜哉有年浙江餘姚人

四月科臣戴士衡指閨範圖說上言菀枯之形已分語侵鄭貴妃知縣樊玉衡援引歷代以來嫡庶廢立之事以爲鑒戒而都督鄭承恩疏辨目爲二衡以激　聖怒命謫戍○禮部余繼登疏請　聖明早選淑女以舉行婚禮不報前禮部題請已奉明　旨迄今三月未蒙傳示差官故再上疏促之○奪保定巡撫等官李春盛黃

紀賢江人丞俸有差以天津店稅銀解進遲延故罰

五月戶科給事中包見捷疏奏開礦之害　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閭閻凡所經臨鮮毒萬狀吏科給事中趙完璧言之陝西道御史許聞造言之河南巡按姚思仁繪圖貼說又詳言之不蒙採納掘鑿入山者二載虎狼出押者半天下勢極時危安所底止不報

○戶科給事中郝敬疏東師久役振旅無期直陳安危緩急之宜華夷輕重之勢願熟計之事下部○陝西巡按許聞造疏奏五行汨陳上干天怒乞省悟改圖即未能傾內帑歸度支而姑停金珠關榷之使即未能行郊

此疏移而
併題而訴

祀舉朝講而姑存畏天法祖之心卽未能定冊立成大典而姑從加冠婚選之請卽未能盡還藩矣而姑弛不許朦朧之禁卽未能慨然行取而姑容陸續推陞以補台省之缺未能嘉晉學程曲突徙薪之謀而姑放還鄉俾忠智之士不至以學程爲戒疏留中。

九月劉綎兵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爲好會行長計以五十人往綎大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健卒詐爲綎而綎詐爲卒挑壺觴侍令軍中日視吾出帳卽放砲圍倭衆亂斫翌晨行長果率五十騎來僞綎署折迎于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觴者曰此人到有福氣綎驚

徐觀瀾亦直臣也不

愕置壺觴出司旗鼓者驟舉砲伏兵盡起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雁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率黔苗兵來援倭已奪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晏綎亦遣官謝謂昨登席放砲敬客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遺綎以巾幗綎進攻城行長潛出千餘騎挑之綎敗北喪士卒千餘陳璘亦失軍遁覆舟溺死者萬餘綎璘互相訐揭玠槃不以聞麻貴至蔚山望之空壘及趨而至忽然旗幟蔽空貴策馬而逃喪兵七千董一元使茅國器約正成完封局正成陽聽之卷殺我兵殆盡僵屍四十里勘科徐觀瀾開報大略諸奸共奏四路喪敗

肯綮既剔功

伏闕之舉發於內行之俱懾棄稱此獨罷緘而退愈欲聖度之汪洋矣

旨下部、再勘、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一元等各帶罪、立功、初上見丁應太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于御屏、一貫俱、賄玉熙宮管官、知文溪、滇東征戲文、熒惑聖聽、 上乃霽威、復召一貫入閣而臺省急攻志皐、詆籍不出○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奏請下考選、罷礦稅、釋係累諸臣、不報、越一月、溫率大寮伏闕泣請、上震怒、問誰倡者、左右以左都御史溫純對、上乃霽威宣旨曰、徐當檢發、衆呼萬歲而退○命逮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赴京訊問、稅監陳增、権稅山東、藉勢作威、毒汎黔首、宗堯故與之抗、增因訟于朝、宗堯降

本秀吉之死耳不則邢玠諸君亦未必遂能報命

處于是山東巡撫尹應元条埒罪狀二十餘條脏跡如山置之不下反命捕繫宗尭于鎮撫司獄○孫丕揚罷以李戴爲吏部尚書○平秀吉七月九日死諸酋久有歸志玠欲軍中數萬金賄諸酋隨之渡海求秀吉之子求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經畧萬世德自六月受命遷延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酋渡海而三酋亦遣百人送玠渡鴨綠江玠即縛之以獻俘督學御史李尭民知之因告廟宣捷上言諸臣欺誑狀師徒不至于敗何更矜詡貽天下笑上艴然擲疏于几而罷

若觀瀾者必欲矯寃上詔可謂亦特操矣

十一月勘科徐觀瀾抗疏參沈一貫、蕭大亨、邢玠、萬世德、四兇黨和貴國疏至長安。戶部侍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觀瀾方駐遼造冊候冊完復命身歷釜山、蔚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核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亨危之。一貫嗾觀瀾前疏有抱病語、票准回籍調理。改差給事中楊應文代完勘事、應文盛稱玠鴻伐而中外莫敢有言、以上二條俱出本朝要紀

楊應龍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時兵備副使王士琦往征倭而應龍益統苗兵詞原奏仇民宋世臣、文耀及羅及恩

與虜慘毒
甚爲可恨
人言寧爲
太平犬毋
作離亂人
良然

金人代罪
蓋緣文皇
屠長宗者
仍施習外
諸大臣其
未敬耶

等知㨿家匿倡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徇令諸酋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于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愈加橫肆巡撫貴州江東之疏請防禦而四川巡撫談希忠請于合江綦州各置遊擊扼關門安插處○安南黎惟潭自以恢復故罪進代身金人乃爲立而肅容狀禮部闕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惟潭不得痛伏天闕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

裔談林曰元人既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遣使入貢金人以代罪此安南金人始也　嘉靖中莫登庸歸化

惟潭乘莫氏之衰奄有田土部議請授以都統使轄治一方

朝廷赦而封之貢代身金人以謝、至此蓋再貢也、按莫登庸以黎氏之相盜有其國、朝廷發十餘萬兵討之、竟不能入、莫氏奉表、求降于鎮關外、繫組王貢、天兵遂罷、乃廢其王號、建安南都統使司、秩從二品、其所部十三道、改爲宣撫使司十三名、設宣撫同知一員、然莫氏帝其國中自若也、登庸子方瀛、方瀛子福海、福海子宏瀷、宏瀷子茂洽、萬曆丙子入貢、已五世至此、惟潭伐復云、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正月、罷貴州巡撫江東之、以郭子章代之、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徃勦楊應龍、應龍遣子朝棟、師兆龍等、迎于飛練堡、我師奪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囤誘我師殲之、國柱死、應龍初無意反、既殺我師、遂不可止、我師決欲征勦、命東征將

征倭告捷

神宗明取稅徵出害此督稅太監惡不可當

以到任十六日之官罪而詐新之可憐矣其妻以夫陷于刑府縊于車傍更為可憐

士劉綖麻貴陳璘董一元回兵南征○征倭告捷上御門受俘梟磔平秀政平正成等傳首九邊○江西湖口督稅太監李道參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朋謀抗旨大肆詆譭債侵國稅戕殺廠役七命 上怒命錦衣衞逮至下于理寶秀至任纔十六月初任大理廉平有聲繼任南康奸璫虐怨久錮圜扉其妻陳氏送至半路悲慘不勝竟自縊于檻車之傍○上命錦衣衛驅象所千戶常燮麒同御馬監奉御陳奉徵收湖廣等處店稅徵銀六萬兩有奇按季解進上以湖廣荆州地方原有辛效忠店房曾經遼藩竊據收稅後有居正因

厥解撫院定至諮紙留用

已私意、乃稱菲免、且租稅俱被土豪侵費、殊非法紀、着原奏官會同撫按、作速奏明、不許狥私隱匿、于是湖廣巡撫支可大、奏湖楚爲聖祖龍興之地。內錯江湖。外雜苗商。土力瘠磽。故稱澤國。物產非有絲纊綺繡之背也。厥貢非有璆琳珠貝之珍也。比歲災祲洊臻。凋瘵未起。迺遭採木重役。焚林竭澤。十室九空。海內虛耗之邪。未有甚于三楚者。查得本省、舊有各項稅課、如荊州前有遼府、後有張居正各店房、先年已經沒入、變價解京、盡爲民間之業。今僅于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有稅課司。有門攤商稅。有茶鹽油布雜税等項。每歲徵收。內

痛切言之
歷此肯綮

以給辟京濟邊之用外以充宗藩造葬之資大之供官軍俸錢科舉兵餉之需小之作紙劄公費工食衣粮之數其全書揭報紀載甚明今復奉差內使督徵稅課若併前各項收入內帑則百用乏絕矣若迫于用絀復議加派則下民其怨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而其在民則原題所未及為其不與商稅等也今差來官民一入楚境戶口以虛廣稅額為辭而左右之撥置者既多奸宄之投入者群集頭會箕斂秋毫必悉行貨有稅矣而且算及舟檣居貨有稅矣而且算及廬舍米麥菽以活養殘也而有稅雞豚以供內食也而有稅耕牛一農具

耳。而稅焉。驟驢一畜產也。而稅焉。搜刮于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縣之內。白役須差。絡繹道路。廪糧馬匹。應接不遑。一歲之中。驛遞錢糧。動盈千計。雖欲不殘地方。不可得矣。以故旬月以來。羣情洶洶。衆口讙呼。居者閉廬而徙。行者納屐而避。弱者俱怨于言。強者輒怒于色。臣等百計安戢。紛然靡定。楚習故態。得又以橫政驅之。恐將來多事。有莫知其所底止者。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使停罷榷徵。仍照各關津事例。條立款目。一遵明旨。如客商貨物。販積店房者。各分經紀。槩行抽稅。用以輸課。不報。

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卒。贈尚書。謚文潔。讚江西新建人。自翰撰。預銓曹。俱以在家强起。至再三而後拜。洞徹性體。蕭然陋巷。几案床榻。塵埃滿座。而神儀容莊。海內重之

○自吏部尚書楊巍。與內閣不相下。故文選郎數見譴逐。人以銓部為懼府。是年主察。屬員外甕幼金適上將四司告假官一筆行勾。而幼金與焉。令以他部郎充數。于是禮曹郎熊鍾文。朱敬循。竟得考功。御史牛應元疏論之○戶科給事。包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廂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左阽危。礦市為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時論忌之。降為典史。未幾歸

倭以平秀吉之死固而濟歸非戰之功也應太以於爲賂倭糾臣郎以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應太以

清百姓亂、毆稅使馬堂幾死、　朝廷之威大褻、而見撓之言、若左券云。

四月雷擊太廟秦晉齊地皆震。南都雷火西寧鐘。不擊自鳴。紹興地出血。禮部尚書余繼登上疏言變異、　上以涂、自警、揚、弁、戒、羣臣、增、脩、其職。○薊遼總督邢玠、劾贊畫主事、丁應太逗死監軍御史陳效、初效同徐觀瀾會勘、自誓曰、效若庇同年楊鎬、則不生還、後竟食言、及應太疏出、乃曰吾為羣醜所誤、官何足論、奈不諱于名簡何、無奈張閣老書來、吾惕無及矣、至南原、又曰、夢陣亡許鬼索食、吾其殆乎。與萬世德對坐言談、舉茶遽仆

此承應可惜殊謂致之死爲應太所逼不勝忿憑以激聖怒可作御史氣余即影識突凌心所不說理是非自見務如出柳者寵賢良死雖不愁武臣有此勁節

頸刻而死○楊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趕水猫兒岡婁山等以偪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緋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 ○五月進擊張良賢房嘉寵敗績綦江失守賊刼令縱囚乘勝長驅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貲財子女以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爲赤先是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嘉寵誤擲火礮反傷城上兵賊乘勝登城嘉寵率師巷戰蜀兵爭譟走水上嘉寵先殺其妻與贊良赴敵死應龍退屯三溪止言爭界猶與曲宥時重慶密邇無備賊遂乘勝長驅全蜀門戶騷矣○內侍高淮上言

功罪明則人心服東征之師大有可商是非至今未定

邊事、御史徐宗濟劾其越俎于政府。不可長。淮非知兵。全憑家隨游客。代之屬草。以談邊爲嘗與規鎭守、

七月、給事楊應文、劾報東征功次、四路貪斬、如邢玠所奏邢櫃錦衣世襲、世德蔭子入監、經濟貴各升級、一元復職鎬、以原官敘用、陳效亦蔭子、覲淵不與焉、

八月刑科陳維春、具言京畿之內、羣奸滋漫、時姘寵雜居、布滿邸寺、如樂新爐之代草內批。王一鵬之託身廠衛、上大夫爲其奔走、爲其陷傾者無數。雖有諭劾。莫之敢動。

一後王樂諸人、至京、論死、爲侍郎喬允升、伏殺之、最後匡文言、亦歸其故、稍遂貽縉紳之禍焉。

小人言利如石投水
君子言害如水投石

錦衣衛冠帶總旗申敏奏湖廣興國州銀爐山原有金銀礦洞請　欽命御馬監右少監李先同去開採金銀併丹沙等物悉數解進奉　旨歸併陳奉督率開採○科臣郝敬陳聚民聞地務本生財至計○吏科程紹奏輔臣沈一貫票認錯誤一貫雖自認錯竟以紹為民○陝西秋道山崩山長二百餘丈忽崩裂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罷雲南巡撫薛夢雷命該省撫按議勘阿克予印時夢雷為廉憲力爭以為不

可其右伯則曰事急矣毋以妄言撓遂予印茲以此罪
雷滇人在京師者頌言于朱賡肯遂擬勘而暫聽其歸
勘白而夢雷逝矣斯時稅璫楊榮暴滇諸司束手璫欲
以事縛臬司椽併繫朱布政墳有奴毆主反搆璫籍其
貲夢雷一裁以法嘗與璫飲諸僚懼其毒多挈尊壘往
夢雷慷慨浮白不設猜防璫亦以此服之一日恚甚欲
以稽遲稅誣奏夢雷其黨環泣薛公得滇人心斃薛公
則禍立至璫懼追寢其奏夢雷候官人降襄陽府知
府以下李商耕趙文煒高則巽各一級調用道推官華
鈺經歷車任重至京訊究稅監陳奉叅案臣曹楷陽誣

陰害抗旨撓法等事併參李商耕等斯時奉至黃州團
風鎮輒有射人溺人之舉撫按業已會題奉旨拏臣至
之故中禍諸臣方其由武昌抵荊州商民鼓譟者數千
人拋磚擊石勢莫可禦道府諸臣身扼其衝殫力防護
獨推官華鈺以公事偶至夷陵疑其避嫌潛屬又謂其
禁革差官之冠帶阻截司役之書筭故受誣獨烈黃州
之稅先爲湖口太監李道差委經歷車任重徵收與陳
奉爭界未定奉旨停徵及稅課襄陽開徵未久而商人
三百六十行聚衆鼓譟知府李商耕治其黨隨等至于
荊門一州原非巨鎮强立稅課自無商船往來而日知

州高則巽不容晝行。舟行稀少。則稅無從征。而日則巽肥吞入巳究哉○楊應龍知朝議不赦。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黃平龍泉所在告急。劉綎兵已至。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破偏橋等。出掠興隆鎮遠。實為要害。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將無黔且無滇矣。議置勁兵萬餘通道。總督郭子章為諭苗雜書。招慰賊黨

山東巡按王業弘奏稱遼左失事情形

董其昌曰。遼臣欺蔽。撓敗為功。所從來久矣。而按臣按同。不擬寔。上聞。寧欺君。父。不取怨于朋友。朝廷洮從而知之。如業弘可謂克舉其職者矣。

鳳陽巡撫李誌極言東南民力已竭。即日解印去官○

命應天府取佈所能析能簇諸上供物府丞徐申上疏言費將鉅萬弊不可言必不得已請增爐鼓鑄以濟急報可。○ 武功衞右衞百戶韓應桂奏土民夏國瑚報湖廣一省及京山縣等處具有眞礦鉛砂大青等物併進地理圖樣乞差御馬監右監丞劉恩前往開採 上允其言而歸併其權于陳奉 是時首開興國州之銀爐山得鉛未得銀繼開麻城之李家山又得砂未得銀工費浩煩得不償失即陳奉亦將營勞瘁而苦于奉行。應村以武弁狼貪籍口爭尺寸之利國瑚以猾吏蠹毒假公報睚眦之仇欺罔聖聽以圖僥倖巡撫支可大疏

可大有補當

參欲置韓應桂等于法　上免其罪而撤回焉

雲南道御史裴永感疏奏差璫條議攝雲無窮乞亟賜停遣立誅首禍不報

尙汝秋曰武并新一麒、馬承恩輩有京口儀眞獻店設榷之請原京口無遣而儀眞等處之稅如故已經科臣逆疏崇允、大監暨祿條議糴口復舊稅請奬蘇內閣沿江各府州縣、內外河道有棠販私鹽貨料等物、並吞統屬覺察、承恩日沿江上下祿日各府州縣承恩日要津通衢、祿日內外河道則內外盡歸統屬、而總天地關皆所稅也益亦異哉

兵科給事侯先春疏奏天朝擁全屬國、恩至厚、而士馬物故軍興之費不貲、奈何復戍守疲中國、以重異域乞撤兵　上從之○始撤朝鮮戍兵先是邢玠世德與朝

鮮王李昖議留兵善後。昖固非不從，曰不戰而去何必善後，小邦無糧不敢留兵。監軍陳效怒曰不留兵豈成戰局，因張留兵萬五千。朝鮮不肯給餉，戶部尚書陳渠謂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萬，必朝鮮辦餉方可議。戊署兵部蕭大亨心知朝鮮苦此，遂議撤之。

始倭去王京也，釜山首尾將五歲，始聳烏之匪形劇之者曰。倭初因糧朝鮮故將入不反兵，後朝鮮殘破無見糧，倭畔六十六州，實止及中國一大省，餽輸絆難取給，航海運糧，風不利，倭衆支一年，有進無退，或曰。沈惟敬許倭七事，約割忠清全慶三道，朝鮮王可擒自謝，小人屑固所許，至有不忍言者，倭坐獲全弄，可無戰，或曰倭懲平壤挫鋭，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于釜山等處，與夫全慶東來等州聯絡犄角，可攻可守，倭因講暫退以愚我，援兵盡徹，乃借資朝鮮，負約伏藩立空死，此皆倭得策也，我以樓船橫海之阨，四

緊閹督言開石税而義獨罷礦見義其中有之來裁者非

將軍二十六編裨脩余毅數百萬。竟收一死闖白。
而循留木兵三千以戍之非計也、茲得旨盡徹、

司禮監太監田義、請罷礦税抽採之役、疏留中。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
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託言
議事、遁鷃鵡溪土官安民志、部率五百拒守、被擄、吏目
劉玉鑾偕妻子並死于賊、

徵調天下兵咸集、各土司亦用命、總督分爲八路、川從
綦江南川合江永寧入、貴從烏江、沙溪白泥龍泉入、時
楊朝棟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甚銳、我師夾攻數陷
陣、朝棟驚走、幾爲我獲、諸路捷音相繼、

仁至義盡之談大有關係

三月移　皇長子居于慈慶宮再諭內閣冊立有期羣臣不得瀆擾○董元鎮率兵前突烏江賊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我師一克永水關一克烏江關再赴河渡關陳勝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至此爲其所誘遂敗績事聞逮總兵董元鎮下于理○通政沈子木奏言建文帝御宇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于誼未忍且　文皇帝嘗以天子禮葬近奉明詔褒死事諸臣臣皆有祀而建文獨不得祀于德意未稱宜詔禮官定議于南都或祔食　高皇帝懿文太子之側以彰大義以秩大典下部議處○總督李化龍大集

斯將八路兵大集圍下繫長圍困之應龍又于上阻二寸然禁退離散殺孔工心沮遂合圍自

人武於重慶盟神作軍誓登壇部署出師是役也分五監六師以入道進討推官高折枝以南川兵進據桑木師馬孔英繼至再勝金子坝連勝高坪克海門關以逼賊巢帥劉綎進綦江破三洞與賊戔于過連戰皆捷取婁山關入其養馬城帥吳廣進合江用間降安羅三寨擊斬賊將郭通緒入崖門再捷小水塘樓賊于酉而遁其後戶帥陳璘進偏橋搗四牌七牌苗下長坎躡青蛇囤大小三渡設牌柵以防賊逸童元鎮進烏江戰不利合水西兵勝于母豬囤帥李應祥亦招降夷進戰有功諸將畢集海龍囤下李化龍適遭父喪詔以墨縗視師

賁戰益急六月綖連破外關廣濟潛師攻圍遂入大城應龍自縊死檻其妻琴黨屬俘京師播賊平。。

進兵纔百日獲賊巨魁一生致諸部落酋千一百有奇俘賊屬五千五百有奇招賊十二萬六千有奇獲牛羊生口一千有奇招降民一十二萬有奇拓地千餘里

湖廣騰驤衛百戶伲享奏興國州士民徐昇等朋掘黃金巨萬內有唐相李林甫夫人楊氏誥命金牌金章金香爐等物倘有左右金銀窖未開 上曰查明銀兩一半留與本省兵餉賑濟支用一半解進應用

徐昇之掘也在西塞山地名古基係元衛公呂文德其夫人係楊氏止得金盆一金盤一金牌一金絲角一銀兩定計二千七百兩益緣程氏葬衛國公之側意謂夫人尙有若許之金與國公寧無殉葬之物亦人情

合肥人智府具道情進其書

風捉影張大其詞以動
宸聽後撫按題免開礦
降湖廣守道萬振孫三級承天府知府王禹聲某縣知
縣鄭光琦上三級承天守備杜茂劾奏地方黑夜聚衆鼓
噪豎旗吶喊鳴鑼以致城門不閉等事　上怒提問守
門千戶而降諸司○礦稅方興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
問六安州礦有無狀合肥人敦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
有礦　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　皇陵來脉故六安衞
官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圖上奉旨凡係　皇
陵來脉俱不許開○以鄭汝璧爲延綏巡撫延綏塞千
二百里黃台吉鉄雷火落赤諸酋互市寧夏而帳落在

内監之橫橫極矣而承運事

延綏、界西、則卜石兎、屯套河、東則莊禿賴、偏頭關、則剪牙氣、揔弄諸虜為患。汝璧悉按其情形制禦中寂。酋炒忽兒、犯孤山擊之。殪其愛子火落赤。犯寧塞擊之。生縛百餘人。已復犯懷遠擊之。前後斬級甚多。虜卒受欵。市市賞有差不過予。

吏部尚書李戴、請查革本部積弊、吏弊之多皆因四司官遞轉不及詳察。以積年之吏欺數月之官。雖有條陳總歸廢閣。乞裁、頂首、減冗員。○湖廣稅監陳奉、辱歐襄陽府通判邸宅、奉徑提宅至府、毀裂冠裳、蓬頭赤脚立于本監二門之外、要打五十、知府盧學禮、知縣江與龔、

蹤入。又得襄府承奉三人。當面救解。始放本官。憤恚欲死。

奉明旨內原無錦衣制府官之語。乃敢擅自擒辱。令跣足亂髮。無異囚隸。國家紀法。至此蕩然矣。

禮部尚書余繼登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恪。

皇長子出閣講學

十一月皇長子出閣講學。出閣時。率以漏下四鼓為期。遇嚴冬。大雨。未嘗傳免。長隨內官每用綿袍把持而出。講官至爲淹溺。皇長子夙夜其勤。將就閣間。經書熟誦精通。寫倣務極端楷。對屬確中音律。每講畢。侍班司禮入奏。皇上喜動天顏。倣對每用御筆圈點。是日之講。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將燈耳未賜。爐火亦未舉。

正域付抄
兩年且急
大言取火
皇有原數

皇長子方出禁甚講官郭正域隨入大言　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若中寒得病豈不屑越大甚喝班役速取火禦寒時中官各閉爐密室特無入倡率不敢明用閣郭言而就出火環向講事完　上聞亦不罪也○吏部等衙門奏言去歲楚民洶洶　皇上一易中使楚地帖然無他以用舍得宜故也今天下最為民害藉人所指者遼東之高淮淮上之陳增廣東之李鳳陝西之梁永雲南之楊榮五人之惡皆不減陳奉天下小民不堪擾害因此歸怨　皇上請以王忠代高淮不然則張燁亦可請以魯保代陳增不然則暨祿亦可

請以李徵代李曆。不然則劉忠亦可。請以趙欽代梁永。不然則黨存仁亦可。楊榮之差，則以萬里孤懸之鎮付之鎮遼官照額代進亦可。如此可救蒼生倒懸一半，收天下人心一半。不報

十二月，戚臣鄭國太疏請　皇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若禮部朱國祚以國太顛倒其辭，與　閣臣相背，恐釀無窮之禍。不報。○獻播酋俘于闕下。刑部尚書蕭大亨請剉應龍屍，磔朝棟等于市，梟示各夷，併戮田氏馬千駟等從之。○總督李化龍條上播州善後十二事。其地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

平播州

一、日真安州縣四、日遵義、綏陽、桐梓、仁懷、平越、領州一、日黃平縣三、日湄潭、餘慶、甕安、龍泉所改縣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駐遵義、羅成遠衛、建學增驛、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逼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煙天旺、及它鼠脫頗衆、蜀黔爭執經界、數年始定○國子監司業傅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琉璃、從之、先是闕里孔廟歷代以來咸脩廢墜、至大學士李東陽致祭言後、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清肅莊嚴、非佛宮可擬、至巡按鄭汝璧連標等、從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至是易以琉璃、奕然一新、

梁永督稅而兼操兵劫并專將權矣

辛丑萬曆二十九年正月、遼東稅監高淮恃寵恣橫、劫罷總兵某、兵科給事侯先春奏言 本朝鎮帥皆廷推、設有不法。撫按交章、兵部議處。以俟 宸斷。今以橫璫片辭。徼中旨黜罷。則將權日益削。避事日益非。 上怒、謫為廣西按察司知事、○陝西稅監梁永擅奏咸陽知縣滿朝薦藍田知縣王邦才、滿朝薦為令。甚得民心。與永相齮齕。被逮時、緹騎止灞上。宗室士民。毋慮數萬人。圍永署。永窘甚。有司為詭楚計。以脫永。又多方解什。朝薦得就檻車。邦才砥礪廉節。發奸剔蠹。亦與永相左。故並逮之。

高汝栻曰、永之驛擾地方也。節夷虜盜賊不足以諭其橫門盡畫扇加之木石。市無行人。惟支房馬戶。以有司供應者。卒反縛倒懸。杵以馬箠無數。梁山一帶原非礦地。永奏報開採。要挾虛認。年年征解。民甚苦之。王府邑貿廷不便。立有數處會場。歲不過幾日。皆民間粗賤之物。永鬧知、差糸隨虎棍。任意搶掠。背販羊毛人用小尖刀。剜股數處。創甚。昇以見官。竟無可誰何。及商賈鬨然羣起。始稍逃去。他日仍拷縣官。索賄而後已。

二月會試、以吏部左侍郎、馮琦禮部侍郎曾朝節充主試官、取許獬等三百人、〇大學士趙志皐致仕回籍以禮部尚書朱賡、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出身有差〇兵部尚書蹇達疏奏稅監高淮、招納亡命數百人、

以寒月行證士庶產不及中人者推牛釀酒以獻小不如意席捲梱載其家如洗甚則榜笞如雨暴骨草野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每言上許爲鎮守其威內挾其勢外布籍口入貢從五百騎悉環甲持滿次廣渠門遠近震駭進退不請拔行不顧逆節萌生釁蹈必張遼人莫保首領有走虜闌匿耳無遼且無薊如京師何又曰淮徵稅三萬有奇私賦倍之每虜市奪其善馬驕者强勒堅運以重價購遼人正倦思亂請亟召還京治其羽翼宋希曾疏不報○雷擊折天壇燈竿

起工部尚書曾同亨爲南京吏部尚書先是九門成亨

已加太子少保廷推吏部尚書命且下會其躬乾亨上
疏裁定武弁之冗濫者衆譁而御史以爲言亨引病乞
歸戍戍且赴南冢宰五辭不就茲特起前官三辭不允
迺嘆曰兩召不赴非人臣也遂入留都與乙巳内計○
松虜冦邊陝西督臣李汶約宣雲四鎮兵禦之遂空松
幕復其地虜大巢三曰套曰海曰松聲勢相倚又東結
稽酋西掠番爲援汶疏請宣雲督臣約勒稽酋毋黨虜
以計詒降諸番五萬餘即用其酋長并力賊虜而内聯
終四鎮率然響應一鼓殲之別創城堡據要害以蔽兆
涼蘭爲内地而盡撤舊戍黃河以外無煩亭堠虜亦相

率叩關悔罪○總督尚書吳達疏奏內臣不得豫政與兵祖訓炳如日星高淮矯制侵官開釁與戎嚴為禁錮庶無養患遼方與撫臣以西虜班白二酋連東虜入犯爾所以制禦之策而淮怨自疏其挨邊調度兵食稍裨諸將務詡功伐達怒甚故有是奏疏入不報○國子監祭酒楊道賓請東宮行齒胄禮不報○湖廣武昌兵備僉事馮應京參內監陳奉大逆十罪疏留中陳奉亦奏應京故違明　旨撓阻多方受賄陰蓄打手假兵劫徵服私行等事　上曰馮應京抗違阻撓凌辱欽使降雜職邊方用○革知縣王之翰通判邸宅為民追僉事

馮應京至京。下于理。○南京吏部尚書裴應章卒。贈太子太保。

應章閩之清流人。當在兵垣。論兵事。虜情。皆鑿鑿可見施行。文以尺檄定鄖卒之變。說者擬于鄴侯陝州之事。單騎入軍云。

雲南緬夷莽達剌。侵逼三川。煽誘岳鳳。順寧士舍罕虔爲莽內應。上遣調鄧子龍劉綎兵。剿之。緬夷恃其險遠。兵力强盛。侵逼三宣。而隴川多氏。爲岳鳳父子煽誘。折入緬中。于是據隴西。破順寧。滇中大震。二將至。子龍先復順寧。劉綎亦以計誘岳鳳及其子曩烏。縛獻闕下。○緬夷平。○羽林指揮王過桂。與奸民吳良輔等。請括撤

寧稅契　上命守備內臣邢隆往勾核良輔扶詐欲與偕行延撫曹時聘疏爭遁止奸弁王遇桂又以稅契及高淳馬場爲言隆復欲往勘且治行矣時聘力言亦輟小璫劉璉者聲言被隆檄旦暮當出時聘告各邑璉果出毋得給一人一騎其從役皆追治璉竟不敢出皆是時璫入深閭無算禍不可言○姑蘇机戶以加稅毆死委官王建節有司緝獲亂首葛臣服辜事旋定礦稅方行中貴人在山無所得則議令民包賠民已洶洶思亂嵊人程守訓者以無賴子附麗璫縱橫肆暴至反噬御史志得文張等婪欽弄江南稅專并關儀造孫龍不特

遣而一時能開官吏多援守訓進所在關津各有委官而王建節據對門外之減渡橋無論往來商賈即持豚鷄疋布入市皆爲剝削衆不勝憤憤乃集數百人擊建節至死併燔其室廬城中大擾太守出撫諭而爲臣者挺身服辜衆稍解○長陵明樓火

按是時中官狀利權鑿山伐冢甚髓剝膚濬肉呻吟愁嘆自監司郡守及青衿士皆無辜狀係禁獄意長陵在天之靈悽不忍聞故雷火見異以相警耳

緬酋平　上御門樓受俘磔諸市傳首九邊昭示天下

○奴兒哈赤請補雙貢自哈赤日益强潛有并吞海西意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酣于鬬猛酋不

○支以子女質奴酋請兵、那林孛布飛語、謂猛酋且執部夷以激怒奴○奴信其言○遂執猛酋○置寨中○盡掠其資○尋複猛酋妾三人曰法頼、曰松代、曰速代、射殺法頼、而留松速、迨中朝宣諭、願歸猛酋次子革把庫、及夷部百二十家、願以女、女猛酋長子吾兒忽答、于是撫忽答保塞、那酋亦願歸搶勅書六十道、請補雙貢、加故事、然忽答名雖婚寔羈之○南關不絕如綫、奴益旁噬諸夷矣○

禮部右侍郎郭正域、疏言世宗朝罷內臣鎮守、及珠池貢物、榷驛遞、鹽奏帶、開銀場者、按問讁戍不貸、備在寔錄寶訓、幸罷諸中使、以杜亂萌、不報、

冊立太子

十月十五，冊立　皇長子為　皇太子，暨冊封瑞王、
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加慈　聖宣文明肅貞壽獻
皇太后。○存問大學士申時行。○二十八日，皇太子
加冠，福瑞等王并冠。

會典　皇太子冠禮，皆設冠席、醮席于文華殿內。今
文華殿既為　皇上臨御遣官之地，則席移于殿之
東序，在　皇太子一向講讀之所。親王冠禮，舊在皇
極門之東廡。若　皇太子于文華殿東序，則四王之
禮又不得不移于文華殿之西序。但西序勢逼窄，百
官班次不能盡容，相應俟賀　皇太子禮畢，百官易
吉服，文武大臣堂上官及近侍官拜于西
丹墀內，庶僚拜于文華殿門外近西行禮。

以內監督保司兩淮鹽政，兼南京浙江織造，請專敕與
關防。禮部持為不可，侍郎郭正域往白內閣，內閣曰

勑去矣正域曰爲之柰何朱賡曰勑中多勸戒語正域又曰今文武臣奉勑者孰無勸戒能一一奉行否何望于闕退而具奏南京浙江各有內臣各有職司督保欲任二職部兩地倘諸闕效尤以請將諍爭無已將非禮也下其事闕防得無紛○上徵稅監高淮還京總督蹇達逆其黨宋希曾徐文勝二人衆撲殺焉斯時淮以進方物爲名欲率其練甲至國門人情震恐當事以聞

責淮毋得妄動乃召淮還淮還而宋希曾度遼遼人不容謝病廣寧將寘奴酋爲中行說達上諭淮先檄守臣懸購兩惡下獄其黨徐文勝陰結力士奪希曾

衆知狀。木石交下兩奸駢死淮之未歸也辱監司郡太
獄弟衆憤而喋甘心于淮迫脅主事李如檜通判王修
行赦以行又逵命叅將米萬春李登監淮王登州二廿
里遏淮淮潛居延壽寺賙　上意兩人以君命不敢宿
邪
促之後太死也逵知其必藉爲口實上疏言淮贓私鉅
萬皆蔽其家竇垓之能高或轉寄京師其惡黨尚數
十人。并請逮治淮遂誣奏同知王邦才叅將李獲陽
竦共責物　○又憾永平知府高邦佐不爲禮。并誣
之。　上命
緹騎逮訊